

〔美〕霍桑

红 字

Thescarlet Le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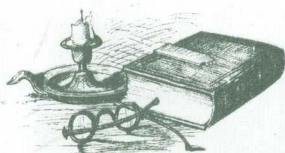
台海出版社



[美] 霍桑

红字

冯立志 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字/(美)霍桑著;冯立志译.-北京:台海出版社,1999.10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第一辑/程源主编)
ISBN 7-80141-106-4

I. 红…

II. ①霍…②冯…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4990 号

责任编辑:山川

红 字

台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中路甲 36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电话 010-62387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平谷县大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130 印张 318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141-106-4/I.33

全套定价:(11 册) 165.00 元

本册定价:15.00 元

译 序

世界古典名著《红字》是美国著名作家霍桑（一八零四——一八六四）早年为了生计，曾在波斯顿税收机关工作过短暂时间，偶然一次，他从一堆尘封的旧档案中发现了一块绣着一个大鸟“A”字的红布，便饶有兴趣地推测了它的来源与历史，并以丰富的相像力构思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这就是长篇小说《红字》。

《红字》自一八五零年首次发表以来从未绝版，并且始终是文学评论的热门话题。该书一直被列入美国文学三冠的前五部或者前十部最佳小说的排名榜，并被看作是霍桑最优秀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他最典型的一部作品，最为鲜明有力地表达了他反复描写过的主题，同时也显示出他高超的文学功底。

作品以十七世纪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述了一位少妇为追求爱情而受到宗教势力残酷迫害的悲惨遭遇。海丝特·白兰是美丽、善良的英国女子，在其丑恶而虚伪的丈夫罗洛·齐灵渥斯失踪以后，只身从欧洲渡海来到波士顿，与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为了一个表示“通奸犯罪”，被逮捕入狱，按规定，白兰被迫在衣襟上绣了一个表示“通奸犯罪”的大红“A”字，游街示众。她受尽屈辱，始终没有说出丁梅斯代尔的名字。而后其夫齐灵渥斯也来到这儿，开始了对丁梅斯代尔的百般折磨，全力刺探他内心深处的秘密。最后，丁梅斯代尔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坦白了自己的过错，而后死去。海丝特·白兰，则鼓起勇气以自己的善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爱戴。

在小说中，红字“A”是以道德善恶的象征出现的，它贯穿小说的始末，是全书的主线。而且，红字“A”还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又是全书的灵魂。

霍桑认为，罪恶是人的天性，人都是有罪的，所谓无罪的道德君子只不过是欺骗的形式把罪恶隐藏起来吧了。这是霍桑道德观

的核心内容。他曾说：“从这篇讲述人天性罪恶和悲哀的故事中间可以发现甜蜜的道得花卉。”海丝特·白兰的罪行使她受到惩戒，红字“A”戴到了她的胸前；丁梅斯代尔也饱受精神上的痛苦折磨，每时每刻都感到有一个红字在吞噬他的心灵。而且灵汗州长、威尔逊牧师，以及那些尖刻嘲弄辱骂海丝特·白兰的绅士、太太们，甚至冷漠无情的百姓，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都应在胸口上戴上红字。小说最后描写在荒凉阴暗的新英格上空出现了一个划过天空的红字“A”，这一神秘现象，就是一种艺术象征。

从小说《红字》中还能看到作者其他一些写作之目的，从而还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艺。作者用小说首尾及中间的三个示众台场景把情节精心地编织在一起，而红字“A”像藤蔓一样攀绕于故事的始终，它起初代表着罪孽与耻辱，渐而成为海丝特·白兰女红精巧与友善待人的标志。最后，它印刻在狄姆斯台尔的胸口上，成为隐瞒罪孽致使身心凋敝的象征。小说还多次采用了伏笔手法。例如，小精灵般的珀尔开始使人感到似乎缺乏健全的人性，因为她还未曾体味深重的痛苦为何物。但在故事的尾声处，当作者写到狄姆斯台尔之死时，有这样一段描述：“她（珀尔）的泪水滴在父亲的脸上，这些泪水象征着：她将在人类的欢喜和哀愁之间长大起来，永远不再与世界作对，她要做一个人间的妇女。”

作品中不乏象征主义手法的例证。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件具体物体不带有象征意义：如红字“A”，示众台，躲避着海丝特·白兰的太阳，还有那把海丝特·白兰的罪孽和珀尔的顽皮夸大扭曲的盔甲护镜，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本身就象征着主题的含义。因此，《红字》堪称为一代讽喻大师的讽喻之杰作。

目 录

By

4.16

红 字

译 序	(1)
第 一 章 牢 门	(2)
第 二 章 市 场	(10)
第 三 章 认 出	(17)
第 四 章 会 面	(23)
第 五 章 做针线活的赫丝黛	(31)
第 六 章 珀 尔	(39)
第 七 章 总督府第	(45)
第 八 章 小精灵和牧师	(53)
第 九 章 医 生	(61)
第 十 章 医生和病人	(70)
第 十 一 章 心灵深处	(76)
第 十 二 章 牧师的夜游	(85)
第 十 三 章 对赫丝黛的新看法	(92)
第 十 四 章 赫比黛与医生	(98)
第 十 五 章 赫丝黛与珀尔	(103)
第 十 六 章 林中散步	(109)
第 十 七 章 牧师和教区居民	(117)
第 十 八 章 一片阳光	(122)
第 十 九 章 在溪边的孩子	(128)

第二十章	迷惘的牧师	(138)
第二十一章	新英国假日	(145)
第二十二章	游行队伍	(154)
第二十三章	红字的显示	(162)
第二十四章	尾 声	(171)

凶宅七角楼

第一章	很老的平琼家庭	(188)
第二章	小店橱窗	(197)
第三章	头一位客人	(207)
第四章	柜台后的一日	(218)
第五章	花朵和落叶	(230)
第六章	莫尔泉	(238)
第七章	客 人	(249)
第八章	今天平琼族长	(261)
第九章	克利福德和菲比	(269)
第十章	平琼家的花园	(278)
第十一章	拱 顶 窗	(288)
第十二章	摄 影 师	(298)
第十三章	艾丽斯·平琼	(314)
第十四章	菲比的分别	(322)
第十五章	愤怒和微笑	(334)
第十六章	克利福德的屋子	(343)
第十七章	双枭夜逃	(353)
第十八章	平琼州长	(364)
第十九章	艾丽斯花	(375)
第二十章	开花伊甸园	(382)
第二十一章	分 别	(390)

第一章 牢 门

一些身穿黑色服装、头戴灰色尖顶帽、胡子拉碴的男人，夹杂有些戴着头巾、有些光着头的女人，聚集在一幢庞大的木质结构的建筑物前面。建筑物的大门用笨重的橡木制成，上面布满着大铁钉。

新殖民地的缔造者们，不论他们原先可能会规划出什么人类美德和幸福的一个乌托邦^①，都一定会认识到，他们最初的实际需要之一，就是划出一部分处女地作为墓地，再划出另一部分作为监狱的地基。根据这一条规则，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认为，波士顿的祖先们在康希尔附过建造了第一所监狱。几乎与他们在艾萨克·约翰逊^②的地皮上及其坟墓周围划出第一块墓地一样及时。后来，这块墓地成了皇家小教堂的旧墓地中所有聚集的地下坟墓的核心。毫无疑问，大约在本城镇建立了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这座木造的监狱便已经留下了风吹雨淋及其他衰旧的各种痕迹。这些痕迹使突出的阴郁的正面样子更显得阴沉。橡木大门笨重的铁制品上的铁锈，瞧起来比美洲大陆的任何东西都显得古老。像与罪恶有关的一切东西一样，这座监狱似乎从未曾知道有过年青的时代。在这座丑陋的建筑物前面，位于它与街道的轮迹之间，有一块草地，上面长满了牛蒡、藜、荆棘等不雅观的植物。显然，它们发现，在这么早就产生出文明社会的黑花——监狱的土壤里很适宜于它们的生长。可是，在入口的另一边，一丛野蔷薇的根部几乎扎到门槛上，在这六月的天气里，点缀着一个个娇嫩的花蕾。可以想象，这些花蕾将它们的

^① 乌托邦：源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摩尔所著《乌托邦》一书，意为理想的国土。

^② 艾萨克·约翰逊：波士顿最早的殖民者之一，于1630年到达波士顿，本书所述的这块用于建造教堂、监狱和基地的土地是由他提供的。

芳香和脆弱的美，奉献给走进监狱的犯人和出了牢房、走向毁灭的死刑罪犯。这象征着大自然的内心深处尚能够同情犯人、善待犯人。

这丛蔷薇出于奇怪的机缘，一直在历史上被保留下来。但是，它到底是在原先遮蔽它的巨大的松树和橡树被伐倒之后很久，才从过去凛峻的荒野上残存下来呢——抑或，完全有合理的证据相信，它是被追谥为圣徒的安妮·哈钦森^①走进监狱大门时，从她的足迹下面生长出来的一我们不敢毅然确定。发现这蔷薇丛，恰好就在我们现在正准备从那不祥的入口发出的这篇故事的门槛上，我们不能不摘上玫瑰花一朵，以赠读者。希望它能用来象征一朵道德的香花。它可以沿着小道被找到，或者可以缓解一个人类脆弱和悲哀的故事的悲惨结局。

第二章 市 场

两个多世纪前的一个夏日的早晨，座落在监狱巷的监狱前面的那块草地上，挤满了大批波士顿居民。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铁夹板的橡木门。在其他任何居民当中，或者在新英格兰历史上的较后时期，这些善良的人们那长满胡子的面孔显出严厉、僵硬的神色，预示着眼下有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它完全可能预示即将处死某个要犯。法庭的判决，只是进一步确认公众情感对他的裁决。可是，在早期的清教徒严苛的品性中，这种推断不可能这么明确地作出。也许，一个懒惰的奴隶或被双亲交给民事当局的不孝的孩子，非得在鞭挞柱^②才能使之改过。也许，一个唯信仰论者^③、一个教

① 安妮·哈钦森（1591—1643）：英国宗教改革家，一六三七年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被流放罗德岛。

② 鞭挞柱：昔时鞭打时绑住犯人的柱子。

③ 唯信仰论者：主张灵魂只单纯依靠信仰而不必遵守道德法规就能得到拯救。

友派教徒，或者其他异端的宗教狂，都得挨鞭子并被驱逐出城；或者一个游手好闲的和居无定所的印第安人喝了白人的烈酒，在街上吵闹，都得遭受鞭挞，被赶进密林里。也许，像地方行政官那位脾气暴躁的遗孀、年迈的希宾斯夫人这样的女巫，也该被处以绞刑。不论她被处绞刑与否，旁观者的表情都一样地一本正经。这对于这样一个家族是相宜的。在他们当中，宗教和法律几乎完全等同。并且，在他们的品性中，这两者如此稳底地相互融合，以至公众惩罚的最宽容的和最严厉的条例，都一样变得可敬可畏，一个罪人从断头台旁边的旁观者们那儿，可以寻求到的同情是很不足的，甚至是很冷淡的。另一方面在我们今天看来只会显得荒唐而引起嘲笑的某些刑罚，在当时却几乎带有与死刑一样令人生畏的庄严。

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这个夏日的早晨，还必须提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人群中几位女人，似乎对将会采取何种处罚特别感趣。那个时代还没有进化到这样文雅的程度，以致任何不得体的感觉，都会阻止穿裙子或穿鲸骨衬箍撑大的裙子的女人们步入公共场所，并在适当的场合，阻止还算富有的人们，在执行绞刑时挤入最靠近断头台的人群中。旧英国出生或教养出来的那些妇人和少女们的性格，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与他们相隔六七代的漂亮的子孙的性格比起来要粗鲁些；因为在整个家系的环节中，每位母亲后来都传给自己的一个更淡雅的肤色、更娇嫩的和短暂的美、更苗条的身躯，哪怕性格方面的魄力和坚强并不比自己逊色。现在，站在监狱门口的女人们距离这样一个时期还不到半个世纪。在这个时期中，具有男子气概的伊丽莎白成了完全合适的女性代表。她们是她的同胞。她们祖国的牛肉和啤酒，成了她们的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方面的享受丝毫不更加文雅。因此，灿烂的晨曦照耀在她们宽阔的肩膀上、高突丰隆的胸脯上和红朴朴的圆脸蛋上。这些脸蛋在遥远的岛屿上成熟，却未曾在新英格兰的空气里变得苍白或消瘦。况且，在这些主妇们当中，大多数人似乎讲话大胆、声音深沉、宏亮，不论在语言含义方面或音量方面，如果在现在，定会叫我们大吃一惊。

“各位太太！”一位其貌不扬、五十开外的老妇人说道，“我想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告诉你们。如果我们这些成年妇女和名声良好的基督徒，可以处置像赫丝特·普林这样的女罪犯，这对公众的利益将大有好处。朋友们，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倘若这个荡妇交我们这儿这五个人审判，难道她能够得到可敬的地方行政官给予的判决吗？哼，我看不行！”

“据说，”另一个女人说道，“她虔诚的牧师丁梅斯代尔先生，对这桩丑闻竟然会发生在他的教徒身上感到非常痛心。”

“这些地方行政官都是虔诚的绅士，只是太心慈手软了——这是事实，”第三个，一个已过壮年的主妇附和道，“至少，他们应该用热烙铁烙在赫丝特·普林的额头上。我保证，赫丝特太太便会因疼痛而畏缩。可是她那个贱货，她才不在乎她的胸襟上戴什么东西呢！请注意，她可以用一根胸针，或诸如此类的异教装饰品把这遮起来，然后，照样昂首挺胸地当婊子！”

“噢，可是，”一个手里抱着孩子的少妇以更低的声音插嘴道，“她爱怎么遮盖那个标志，就由她遮盖好了，其精神上的痛苦将永远留在她心里。”

“我们何必老谈什么胸襟上的标志或额头上的烙印呢？”另一个女人说道。她是这些自我任命的法官中长得最丑、也是最冷酷的。“这女人把我们大家的脸都给丢光了，应该处死。难道对此就没有法律了吗？当然有，《圣经》上或法令全书上都有法可循。因此，如果那些使法律失效的地方行政官们自己的妻子、女儿误入歧途，让他们自作自受去吧！”

“我的天啊，太太，”人群中有一个男人惊叫道，“女人除了因警戒性的害怕断头台而产生的德行外，难道再没有德行了吗？那可是最刻毒的话呀！现在，别作声，朋友，狱门上的锁在转动了，普林太太本人就要出来了。”

监狱的大门从里面被猛然推开。身佩宝剑、手执权杖的镇上小差役，像个黑不溜秋的影子似的，首先阴森、恐怖地出现在阳光下。这个人物本身预示并代表着清教徒法典的全部可怕的严厉。将

这一法典最终地最准确地运用到罪犯身上，这是他的职责。他左手伸出权杖，将右手放在一位少妇肩上，就这样把她往前拉，直到监狱门口。她挣开他，动作带有天生的尊严和性格力量。然后，她跨出户外，仿佛出于自愿似的。她怀里抱着一个约莫三个月大的婴儿。婴儿眨着眼睛，把一张小脸扭向一边，避开白天过于强烈的阳光。因为自从她降生以来，她只接触到地牢，或监狱里其他昏暗房间的微光线。

当少妇一婴儿的母亲全然地出现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将婴儿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与其说是出于母性的感情冲动，倒不如说可以因此遮掩绣进或别进她的衣服上的某种标志。然而，过了一会儿，她聪明地认为，拿她一种耻辱的标志去掩盖另一种耻辱，那只会弄巧成拙、欲盖弥彰。于是，她改用一只手臂抱着婴儿，羞愧地红着脸，嘴上却挂着骄傲的笑容，并以满不在乎的目光，环顾着她的乡亲和邻居。在她的礼服的胸襟上出现了字母 A。那是用一块红布做成的，周围是精致的刺绣和异想天开的金钱花边。它缝制得太巧了，富于如此华丽和丰富的想象，以至对她所穿的服饰具有一种最时髦的和合适的装饰效果。同时，她的衣服很华丽，符合那个时代的品味，却大大地超出殖民地的节俭的规定。

这位少妇的身材颇长，整个体态优雅完美，她乌发如云，亮泽可鉴，令阳光都为之黯然失色。她的那张脸，除了容貌匀称肤色浓艳而显得美外。还有着令人难以忘怀的显眼的前额和一双深邃的黑眼睛。她的风度雍容如贵妇，模仿那个时代女性斯文的仪态，具有某种气质和尊严，而不是现在被接受为其象征的娇气的、纤细的和难以形容的优雅。按照古时候对贵妇一词的解释，赫丝特·普林从未曾显得比从监狱出来时更像贵妇人的了。过去认识她，原预料会见到她在这片灾难性的乌云中黯然失色的那些人，看到她的美艳这么光彩照人、熠熠生辉，使笼罩她的不幸与屈辱结成一轮光环时，都感到惊讶，甚至大吃一惊。对于一位敏感的旁观者来说，这当中包含着剧痛，这也许是确实的。她在狱中为这一场合精工细作、并大部分仿效自己的幻想的服饰，似乎以其狂野的和形象的独特风

格，表达了她的精神状态和她的不顾一切、满不在乎的心境。可是，那吸引住所有的目光的，而且，可以说，美化佩带者的那一点的，却是如此奇特地绣在她胸襟上的光彩夺目的红字。因此，与赫丝特·普林熟悉的男男女女都印象很深，仿佛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她似的。红字具有魔力般的效果，解除了她与人类一般关系，将她围困在自己领域里。

“她做得一手好针线，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位女旁观者说道，“可是，在这个厚颜无耻的荡妇之前，谁曾想过这么一种炫耀的办法！噢，朋友们，当面嘲笑我们神圣的地方行政官，并拿他们这些可敬的先生们对她的惩罚来夸耀自己，这算什么嘛！”

“如果，”那个外貌看起来最冷酷无情的老太婆咕哝道，“剥去赫丝特太太秀丽的肩膀上的华贵的礼服的话，那倒不错。至于她缝制得那么奇妙的红字，我愿意把我患风湿病时穿过的一块法兰绒破布送给她，用那块做更合适！”

“噢，安静，朋友们，安静！”她们中最年轻的同伴悄声说道，“别让她听见你说的话！她绣在红字上的每一针，都刺进她的心窝里呢！”

这时，那冷酷的小差役用权杖作了个手势。

“让路，臣民们，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喊道，“让开一条路，我向你们保证，从现在起到午后一点，普林太太会被安置在男女老少都能看清楚她华丽的衣服的地方。这是马萨诸塞公正的殖民地的福分。这里，罪恶被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快过来，赫丝特太太，到广场去展示你的红字！”

围观的人群立即闪开一条通路。由小差役在前头带路，后面跟着表情严峻的男人和面容冷酷的女人组成的参差不齐的队伍。赫丝特·普林朝指定处罚她的地方走去。一群热心、好奇的小学生跑到她的前面，老是掉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看她怀里眨巴着眼睛的婴儿，以及她胸脯上那不光彩的红字。他们对现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只是这件事给了他们半天假。那时候，从狱门到集市广场的距离并不远。然而，凭犯人的经验，估计它有相当一段路程。因

为，尽管她的态度傲慢，但是，也许从蜂拥过来看她的那些人的每个脚步声，她都经受着极大的痛苦，仿佛她那颗心被人抛到街上，任凭众人在上面践踏、蹂躏似的。不过，根据常理，有这么一条同样奇妙和仁慈的成规，那就是受难者从未曾从眼下的折磨，而主要是从过后压在心头的痛苦，来了解他忍受的痛苦的程度。因此，赫丝特·普林以近乎安详的举止，通过了这部分的苦难经验，来到了位于广场西端的一个断头台。它差不多就坐落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的屋檐下，仿佛是那儿的一个附属装置似的。

事实上，这个断头台构成了刑罚机器的一部分。两三代过去了，它现在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是历史和传统了。可是在过去，它被认为是教育好市民的一种奏效的工具，正如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革命法庭成员使用的断头台一样，简言之，它是个颈手枷的平台。平台上方耸立着那个惩罚工人的框架，那是为了将人头紧紧勒住，然后将它高高地举起，供公众观看，耻辱的观念已体现和显示在这个铁木机械装置中了。在我看来，我们共同的天性是伤害不得的，不论这个人有什么过失，再也没有比禁止罪犯因羞愧而掩面的伤害更令人发指的了。然而，这正是现在这一处罚的实质。但是，赫丝特·普林的情况，正如其他常见的情况一样，她的判刑载明她必须在平台上站一些时辰，但不必忍受勒紧脖子、夹住脑袋的绞刑之苦。绞刑是这台丑陋的机器最凶暴的特征。她很清楚自己担任的角色，便登上一段木台阶，站在高出街道一肩高的地方示众。

倘若清教徒的人群中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话，他会在这位美艳的妇人身上一她的服饰和神采那么独特，怀里还抱着婴儿——找到令他回想起圣母形象的目标，多少著名的画家争着要为她画像呢；确实，只在通过对照，会使他回想起其婴儿必须为世人赎罪的无罪圣母的神圣形象。这里，在最神圣的人类生活本性中，存在着一抹最深重的罪恶。它引出了这样的效果，以致就这位女人的美艳而言，世界只能算是较黑暗的；而就她生育的这个婴儿来说，世界则算是较迷途的。

这场面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在社会尚未堕落到会对这一场面

发笑，而不是发抖的时候，这场面总是使一个同胞笼罩着罪过和羞耻的悲惨景象。目睹赫丝特·普林蒙受耻辱的目击者们，尚未摆脱他们的单纯无知，如果她被判死刑，他们也会十分严厉地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而对这种酷刑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但是，他们一点也没有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残酷。这个阶层只会在眼下的示众中找到一个打趣的材料。即便有人想把这件事变成笑柄，想必也会因为有与总督一样高贵的人、总督的几位顾问、一名法官、一名将军，以及镇上的牧师们等的庄重出席，而被抑制和镇住。这些人都坐着或站在会议厅的阳台上，俯视着刑台。当这些人物构成了这一景象的一部分，而不致使官职的威仪和尊敬遭到伤害的时候，可以完全有把握地推断，法律判定的处罚将具有重要的和有效的意义。因此，整个人群显得忧郁、严肃。有上千只冷酷无情的眼睛盯着她。他们的目光全集中在她的胸脯上。在这么沉重的精神压力下，这个不幸的罪犯尽了一个女人最大的努力来支撑自己。她几乎无法承受这样的重负。由于人有冲动的和激昂的天性，她坚定了自己的意志，以面对公众用种种侮辱发泄出的刺伤和恶毒的中伤。但是，在普通民众的阴郁的气氛中，有着这么一种可怕的特性，以致她宁可见到所有这些刻板的面孔都因轻蔑的嬉笑而扭曲，而她自己则成了嘲笑的对象。倘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大笑——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声音尖锐的小孩子各自发出的他们的笑声——那么，赫丝特·普林也许会以刻薄的和轻蔑的微笑——予以回敬。然而，在她命该忍受的沉重的刑罚下，她常常觉得似乎自己必须以最高的嗓子尖叫，然后从断台猛然扑倒在地，否则她马上会发疯。

但是这当中也存在着时间空隙。在这些空隙里，她作为最引人注目的目标的整个景象，似乎从眼里消失了，或者，至少像大量形状不全的鬼怪形象在她眼前模糊地闪烁着。她的脑子，尤其是她的记忆力异常活跃，老是出现其他的景象，而不是西部荒野的边缘这座小城的粗陋街道的景象；老是出现其他的面孔，而不是从那些尖顶帽沿底下向她怒目视的面孔。各种最琐碎的、最不重要的回忆、婴儿期与学生时代的过渡、各类运动、幼年的争吵，以及她少女时

代的家庭生活小特征等等，都涌进了她的脑海里，搀杂着她后来的生活中任何最重要的回忆。这幅画面恰好与另一幅画面一样地逼真，仿佛所有的画面都同等重要，或者所有的画面全是一出戏似的。也许，这是她通过显示出这些幻影似的影像，从残酷的负荷和现实的严酷中得以缓解的一种精神直觉的方法。

即使如此，颈手枷刑台是一个眺望点。它向赫丝特·普林显示了自从她幸福的幼年期以来，她一直走过的全部足迹。站在这个不幸的高台上，她又一次地见到了自己在旧英格兰的故乡，以及她父亲的家。那是一座破烂的灰色石头房子，显得很穷酸的样子，可是正门上方还保留着半被涂抹的、作为古老的高贵门第标志的盾形纹章。她看见了父亲的脸、光秃的额头和飘垂在老式的伊丽白敏领上的令人敬畏的白胡须；她也看到了母亲的脸，老是带她记忆中的那副谨慎的和满怀慈爱的脸容。即便在她去世之后，这副脸容还常常在她女儿的生活道路上设置了温和的告诫的障碍。她见到了焕发着青春之美的脸容，在她习惯照的那面微暗的镜子内熠熠生辉。那儿，她还看到了另一张年老体衰的男人的面孔，苍白、消瘦、学究似的外表、被供他用心研读许多大部头书籍的灯光弄得眼花和迷糊的双眼。然而，同样那双迷糊的眼睛在观察人类的灵魂时，却具有奇特的和敏锐的洞察力。赫丝特·普林凭借女性的想象力，必定忆起这个书房和隐居处的人物有点畸形。他的左肩比右肩略高了一点。接着，在她记忆的画郎中，浮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座美洲殖民地城市里错综复杂和狭窄的大道、高大的灰色房子、巨大的教堂和年代久远、建筑古雅的公共建筑物。在这个城市里，一种新生活正在等待着她。这种生活仍然与那门畸形的学院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新生活，可是却好像崩落的墙壁上的一簇青苔一样，靠陈腐的物质过活。最后，清教徒殖民地的粗陋集市广场，取代了这些变幻无穷的景象，又复原了。所有的居民都聚集起来，将他们严厉的目光瞄向赫丝特·普林——没错，瞄向她自己——她站在颈手枷的刑台上，手里抱着婴儿，红色字母 A 用金线奇妙地绣在她胸襟上！

这能是真的吗？她紧紧地将孩子搂在怀里，因用劲太猛，婴儿

大叫了一声；她眼睛朝下，望着那个红字，甚至拿手指去触摸它，以便弄清楚婴儿的红字是真实的。是的！这些就是她的现实——其余的一切已全然消失了！

第三章 认 出

正当红字的佩带者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成了公众严厉地注视目标时，她终于在人群的外围辨认出一个人来，紧张情绪稍有缓解。这个人不可抗拒地占据着她的心，一个穿本地服装的印第安人站在那里。但红番在英国殖民地并不罕见，因此，一个红印第安人在这个时候并不会吸引赫丝特·普林的注意力；当然更不会妨碍她脑子考虑其他事物和想法。一个身穿混杂文明和野蛮的奇装异服的白人站在这个印第安人身边，显然，与他维持着一种同伴关系。

这个白人身材矮小，脸上爬满皱纹。不过，若称这个年迈，尚为时过早。他的相貌显得异常聪慧，就像一个脑力方面很发达的人，其脑力肯定会根据它自身来塑造肉体形态，并以显著的特征显露出来一样，虽然，经过似乎不怎么经心地换上了奇异服装他已竭力地掩饰和减少了这种特性。然而，这男人的一个肩膀比另一个肩膀高，这对赫丝特·普林来说是再明显不过了。在一见到那张瘦削的脸孔有点畸形的体态的那瞬间，赫丝特再次以一种痉挛性的力量，将婴儿紧紧搂在怀里，致使这个可怜的婴儿又发出疼痛的尖叫声，但当母亲的似乎没有听见似的。

当陌生人来到广场，在她还没有看见他之前，他的目光已盯住赫丝特·普林了。起初，他毫不在意，像一个主要习惯留意心灵深处的人一样，外部事物除非与他脑海里的某些东西有关，否则，对他都毫无价值、也无关重要。然而，他的目光很快变得很敏锐起来。一阵不安的恐惧从他的脸上扭曲而过，犹如一条蛇迅速地从脸上滑行过去，稍作停顿，将一切盘绕动作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